农民工周刊

责任编辑：甘皙
E-mail:grrbnmgzk@163.com

打工前沿

“恶语喧哗”，但好人并未退却

邓崎凡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有时候，人们目睹眼前的事情逐渐变坏，会发出这样忧心忡忡的疑问。

68岁的谢永安在湖北武汉摆摊卖了17年的糖水，糖水可以免费续杯，一直都是2元不涨价，信息被网友发布到网上后，赢得市民纷纷点赞，大家也亲切地称他为“糖水爷爷”。

本来是一件好事，可就在老人走红后，却招来非议：有人质疑他不戴口罩和手套，食材不干净，还有人造谣他卖糖水是因为子孙不孝、无依无靠。最终，为了平静地生活，老人在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放弃做糖水生意，不再出摊。

一件好事竟走向了这样出人意料的结局，一度让人叹息而且悲愤。

“网络让大家从‘糖水爷爷’那里得到了甜味，却回馈给了他什么呢？”曾有媒体用“恶语喧哗，好人退却”总结。

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糖水爷爷”回到老家河南固始后，乡亲和村干部帮忙通水电、修老宅。下一步，他想帮乡亲们卖农产品。

回过头来看，虽一度曾有“恶语喧哗”，但好人并未退却。

当初，谣言发酵时，有记者专门探访为“糖水爷爷”正名，但依然无妨“键盘侠”隔着屏幕攻击。他们虽然质疑食品卫生，却并没人理性呼吁让相关部门去检测；他们出于对老人同情，便造谣老人子孙不孝，实则根本不了解老人实际的家庭情况。

一位甜到了网络的老人就这样遭遇了网暴，更具讽刺意味的则是，大多数网暴者竟出于一个“正义”的目的。有媒体曾为网暴者画像：“他们大都年龄尚轻，但都有着不小的‘网龄’。有的想通过互联网‘主持正义’、实现抱负，有的只是出于发泄、无聊、玩笑或者焦虑。他们是现实中的普通人，但在网络上，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极度的冷酷、漠然和固执。”

两元糖水太廉价，所以质量一定有问题；六七十岁还在摆摊，就一定家庭不幸；当事人没有正面回应质疑，就是心虚……这便是这些“主持正义”的网暴者的逻辑：他们总相信好事背后藏着猫腻，期待热点发生反转。

怀疑原本是一项可贵的品质，也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但是针对他人公开的质疑总需要一些能拿得出手的证据，以及不危害他人合法权利的边界和底线。

我们不能说这些质疑和批评者都带有主观的恶意，但是他们的言行却在客观上满是恶意。他们在网络上理解世界，而缺乏对真实世界、远方世界的多元理解。他们虽然关心世界，眼界和心灵却没有因此更加开放，最终他们让自己期待变好的那件事情变得坏了，而他们的行为最终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伤害。

满怀雄心壮志的他们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好，反而是他们一度质疑批评的那些人在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好。比如“糖水爷爷”和他的那些乡亲们，再比如谣言发生之际为“糖水爷爷”正名的记者。他们是普通人，放在聚光灯下会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可能因此就成为键盘侠们挑剔的对象。但正是他们让世界更加美好，因为他们身上有着本真的善良，而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是善良绝非恶意。

世界之大远超想象，生活之广绝不雷同，善良和恶意有时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或许，我们可以少些对远方世界和他人生活的指责，少一些对他们改造的“雄心”，从更加细微的地方开始，比如一条友善的评论，可以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一边是新职业的美好前景，一边是混乱的培训市场、模糊的服务定位——

“转正”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是家政工的新赛道吗？

本报记者 陈曦

阅读提示

近日，家庭教育指导师被认定为新职业。热度迅速传导至培训和就业市场，部分培训机构将家政工作为“考证”的重点宣传对象，家政公司也开始试水该业务，号召员工“持证上岗”。专家认为，家庭教育指导师或许能成为家政工的一个发展方向，但不是主要发展方向。家政工应结合自身发展方向考取相应证书。

8月25日，家住天津的李女士告诉记者，自家的保洁员张阿姨换了个响亮的新名头：家庭教育指导师。据她所知，张阿姨中专毕业，最近报了个培训班，没学多久就拿到一张上岗证书。“培训机构承诺，这是母婴行业的新风口，上手之后可以月薪过万。”

近日，人社部向社会公示了18个新职业，家庭教育指导师位列其中。热度迅速传导至培训和就业市场，记者了解到，部分培训机构将家政工作为“考证”的重点宣传对象，家政公司也开始试水“家庭教育指导”业务，或与培训机构展开合作，号召员工“持证上岗”。

按照政策设计，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职责是指导家长开展家庭教育，但统一的技能标准和评价机制尚未建立。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家政公司以“早教”“高质量陪伴”为卖点，把指导对象“偷换”成孩子。一些培训机构夸大证书含金量，将其吹嘘为“敲门砖”“职业资格”。那么家庭教育指导师是家政工的新赛道吗？

市场定位介于保姆和家教之间

今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家庭教育指导师开始进入公众视野。面对这一全新赛道，首先做出尝试的，是同样围绕“家庭”展开的家政行业。

记者在某生活服务平台检索发现，目前开展相关服务的家政公司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就北京地区而言，数量在10家左右。在下单页面，家庭教育指导师往往作为家政服务的一个门类，与育儿嫂、钟点工并列出现。但服务价格明显高出一大截，例如，某大型连锁机构的育儿嫂价格为每月5500元，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收费则为每月1.5万元。

“这个岗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人力成本自然就高。”天津某千人规模的家政公司负责人郭女士透露，家庭教育指导师提供住家服务。从业人员中，有学历较高的育儿嫂，也有教培机构出来的老师。新业务上线半年来，接到的咨询不少，但月销量只有不到10单。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岗位名称都是“家庭教育指导师”，各家的服务内容却有明显差异。某机构客服告诉记者，指导师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督促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礼仪，必要时也对亲子关系进行辅导。另一家公司则表示，指导师身兼住家保姆和家庭教师的双重角色，可以完成婴儿阶段的早教，以及幼儿园阶段的语文、数理思维启蒙。

对此，湖南女子学院家政学系主任梁小燕向《工人日报》记者表示，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职责是指导而非代替家长去进行家庭教育，且相关服务应具有公益性质。

“为了拓展业务，一些家政公司实际上在偷换概念，把‘家庭教育指导师’异化成指导、陪伴孩子的‘住家教师’，这不符合家庭教育促进法及‘双减’政策的初衷，也是对雇主的不负责任。”梁小燕说。

培训市场“证出多门”难鉴别

“考证热”也伴随新职业而来。记者注意到，几乎所有家政公司都在宣传中强调，旗下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持有权威证书。但细究起来，这些证书五花八门，含金量存疑。

“450万人才缺口”“年薪15万~50万”……顺着一条弹窗广告，记者联系到一家知名培训平台。据一位“王老师”介绍，该平台与某“国字头”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合作，证书是“国家认证”“上岗必备”，班型分为两种，298元的录播课和4480元的保过班。

当记者以家政工的身份咨询，并对通过率表示担忧时，“王老师”抓住话头展开攻势：“现在有政策红利，报考无门槛。如果9月这次考试不报名，下季度将限制学历，并增加面试，家政人员希望渺茫。”记者随后发现，同样是该鉴定中心颁发的证书，另一家机构却声称最近一次考试是在10月。

实际上，2021年11月公布的新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家庭教育指导师并不在列。人社部曾明确，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也曾发布公告称，其社会化培训项目颁发的证书，仅为培训经历证明，不具备评价功能。

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的投诉有500多条。一位务工者表示，自己应聘某家政公司的该职位，却被告知需“持证上岗”，随即缴纳6192元参加培训，后被告知考试未通过，需要再交一笔补考费。当她察觉被骗后，多次协商退费无果。

梁小燕认为，作为新职业，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技能标准和评价体系尚待完善，且家政人员缺乏就业、薪酬方面的市场信号，一些不法分子瞄准劳动者渴望“一证傍身”的心理，利用信息差“割韭菜”。

家政工“入行、考证需谨慎”

“近年来，在个性化的市场需求下，家政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除了传统家务之外，很多公司还涉猎家庭营养、家庭教育等领域。”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在这种形势下，学习家庭教育指导的理念、方法，有益于家政工提升服务质量和自身竞争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替代家长进行家庭教育。

“未来，这或许能成为家政工的一个发展方向，但不是主要发展方向。”梁小燕认为，指导家庭教育是一项高要求的教育行为，目前家政企业的平均发展水平难以与之匹配。

熊丙奇表示，如果按照配备心理教师的标准来估算，我国对家庭教育指导师的需求量在十万级，而非培训机构所吹嘘的百万之巨。梁小燕建议，相关部门要从严设立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从公益性质、师资力量、授课内容、就业推荐等方面规范考证市场。

对于家庭教育指导师等新职业，人社部近日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制定职业标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和知识技能要求等作出明确规定。积极稳妥推行社会化评价，由经人社部门备案的用人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展评价活动。

吉林农业大学家政学院院长吴莹向记者表示，在我国逐步建立由市场主导的社会第三方评价机构承担职业技能鉴定职能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大背景下，一线家政员不能被新职业的远大“钱”景所迷惑，要弄清证书性质，核实发证单位资质，并结合自身发展方向考取相应证书：如家政服务员、育婴员和养老护理员等。

一个父亲三个娃 掀起村里武术热

刘龙（左一）带着孩子们练习传统武术（8月16日摄）。

早上6点，在江苏省邳州市刘庄村，清晨的阳光划过农田，一位父亲带着三个孩子在晨曦中跑步，他们穿过树林，绕过麦田，一路向前。

领跑的爸爸叫刘龙，今年35岁，是一名武术爱好者。在习武过程中，刘龙发现自己的三个孩子也对武术感兴趣，于是他开始带着三个孩子们进行武术训练，田间地头、屋前院后成了他们的练武场。

周围的乡亲们看到刘龙每天带孩子们练习武术，很是羡慕，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刘龙这里来学武。慢慢地，刘龙和妻子顾丹丹在当地成立了一个武术班。每逢周六日和寒暑假，便会有孩子们来这里练武，武术班里不乏一些慕名而来的外省小朋友。

“少年强则国强”，刘龙从独自习武到带领村里的孩子们一起习武，他通过自己对武术的热爱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安徽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托底”

3.5万人实现就业，新增技能人才25.2万人

本报讯（记者陈华 唐姝）据安徽省财政厅消息，今年以来，安徽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应对经济下行、疫情变化，认真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积极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托底”。今年1月~7月，全省失业人员再就业15.7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3.5万人，新增技能人才25.2万人。

据了解，为支持开发岗位增就业，安徽今年筹措稳就业资金27.8亿元，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各地在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开发疫情防控员、社区管理员、安全信息员等临时性专项岗位，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发岗位30593个。持续推进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实施，累计开发青年见习岗位70313个，支持就业托底安置，累计开发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72854个，积极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托底”，稳定和保障基本收入。

同时，对在疫情防控期间保持正常生产、不裁员或少裁员的餐饮、零售等5大特困行业企业，统筹相关财政资金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统筹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4.8亿元，支持企业培训稳岗，今年以来，全省累计开展补贴性培训近44万人次。

此外，安徽用活社保费减缓等政策稳岗位，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截至7月底，全省共减征失业保险费23.5亿元。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等3项社会保险缓缴4.1亿元。稳岗返还适当扩大范围、提高比例，继续实施资金“免报直发”，截至7月底，全省失业保险稳岗返还18.1亿元。

云南10月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本报讯（记者黄榆）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了《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决定从今年10月1日起，调整全省各地最低工资标准。

此次调整仍按照县级行政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保持三类标准，其中昆明市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晋宁区和安宁市、嵩明县为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从1670元提高到19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15元提高到18元；昆明市所辖其他各县及东川区、其他州市所辖县级市及市辖区、玉龙县和德钦县为二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从1500元提高到175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14元提高到17元；其他各县为三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从1350元提高到16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13元提高到16元。

按照《云南省最低工资规定》有关规定，计算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包括按规定应由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但不包括加班加点工资，补偿劳动者特殊或者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非工资性福利待遇和用人单位通过补贴伙食、住房等支付给劳动者的非货币性补贴。最低工资标准分为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劳动者。

高位推进跨多省劳务协作

江苏吸纳百万中西部脱贫人口就业

本报讯（记者黄洪涛）近日，江苏省人社厅分赴陕西、山西、贵州、青海、西藏等地开展东西部劳务协作对接活动，深化拓展协作领域和合作内容，更大力度稳定脱贫人口在苏务工规模。今年以来，江苏各级人社部门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劳务协作和技能培训，吸纳脱贫人口在苏就业93.4万人，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的110.2%。

今年5月1日起，《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正式实施，为推进劳动力区域间转移就业提供法治保障。在此基础上，江苏深化拓展与贵州、山西等10多个劳务输出大省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帮扶力度，深入推进岗位信息实时共享、技能培训深度合作、就业服务精准对接。今年以来，省、市、县三级新增签订劳务合作协议98个。

江苏各级人社部门坚持深入一线促进供需对接，通过与协作地区互设联络站、建立劳务基地等方式，大力推进有组织劳务输出，将脱贫人口作为优先保障对象，提供全流程招工服务，今年在全国范围内新建劳务基地76个，累计建有劳务基地943个。面向中西部地区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786场，提供招聘岗位32.7万个，为5.75万人提供“点对点”直达送工服务。

青海省海东市劳务品牌“化隆牛肉面”现有1.8万家门店，带动就业11万人。无锡市作为海东市对口协作地区，将“化隆牛肉面”创新引进机关事业单位食堂，多渠道进行推广，目前在无锡的“化隆牛肉面”门店超过450家，占江苏门店总数近三成。

江苏人社部门还将搭建东西部劳务品牌合作发展平台，开展劳务品牌展示交流和用工推介活动，加大协作地区特色劳务品牌在苏宣传推广力度，促进人力资源供需洽谈和产品服务对接交易，以品牌促输出，以就业促增收。

江苏省推动省际劳务协作向纵深发展，确保协作关系“可持续”。支持双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深度合作，打造各级人力资源服务联盟，整合发挥各方优势，搭建更多帮扶对接平台。

江苏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与协作地区创新合作模式，从单一转移用工转向共建人力资源公司，从帮助个人就业转向带动家庭就业，从建立服务站转向技术管理层面的指导，全方位促进更多农村劳动力和脱贫人口来苏就业，让他们在江苏“干得好、稳得住”。